

创作300多首队列歌曲，四川省内江市抗美援朝老兵邹福元——

# 用音符致敬那激情燃烧的岁月

■王子冰 常志彬 龙朝阳

秋风忽起溪浪白，零落岸边芦荻花。  
深秋时节，四川省内江市沱江两岸，白色的芦花与激扬的波光交映，为秋日镀上了一层唯美和温柔。  
“哪怕天寒地冻刺骨冷，哪怕日晒雨淋汗珠滴，人民战士决心大，坚决练好本领保国防……”在该市河滨湿地公园的休息

区，几名青年歌手弹奏着乐器，与91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邹福元合唱一首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老歌（练好本领保国防）。  
这首歌创作于1958年，是邹福元创作的第一首队列歌曲，激昂的旋律，饱含了一名老兵对烽火岁月的追忆，更体现了一名士兵拼搏进取的蓬勃朝气。



邹福元高唱自己创作的歌曲。

## 军号，是冲锋的命令，更是制敌的武器

邹福元出生在四川省荣县复兴乡万灵村的一个贫困家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不满17岁的他应征入伍。

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，邹福元这位先后创作过300多首队列歌曲、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近200首的“音乐大咖”，入伍前竟然目不识丁。

“我是到部队后才学的认字、写字，虽然战场上学习条件简陋，但战友们学习的劲头儿很足。”邹福元回忆，当时部队开展识字扫盲运动，在规定时间内学会2000个字，就算摘掉“文盲”的帽子。

从没读过书的邹福元，对知识十分渴望。当时，部队对识字的要求，不仅是会认、还会写、会背、会解释。战场上没有教室、没有黑板、也没有笔墨，他和战友们就拿石头、木棍当笔，土地当纸，每一处角落都是教室，都有琅琅读书声，有时还利用战斗间隙学习，互相提问认识的新字。

因为勤奋刻苦，邹福元在3个月的时间里掌握了3000个汉字，远远超过部队规定的要求，在当时已经达到初中生水平。他不仅带动了战友们的学习热情，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，被评为优秀团员。

之后，邹福元被连队选为司号员，这算是他与乐器的第一次接触。

1950年12月，邹福元随部队入朝参战，在志愿军第12军警卫连担任司号员。

“军号不只是乐器，更是武器。”让邹福元记忆犹新的，是时任12军副军长肖永银讲的一个故事。

第五次战役结束后，部队回到谷山休整。邹福元每天早晨都会到小河边练号，一天遇到晨起散步的肖永银。肖永银接过军号，吹了一遍前进号，然后亲切地问：“小鬼，你知道军号是什么吗？”

肖永银接着说：“军号就是军魂，在战场上能震撼敌人，鼓舞我们部队的士气。”

随后，肖永银讲了一个“军号退敌”的故事。

1951年1月3日凌晨，参加过诺曼底登陆作战的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团，占据釜谷有利地形，掩护其主力南逃。当时，志愿军第39军某团7连担负阻击任务。战斗开始后，急于逃命的英军向7连阵地倾泻了大量炮弹。7连官兵一天内打退敌人6次进攻，连长、指导员等相继牺牲，连队仅剩7名战士。面对敌人的新一轮攻势，身负重伤的司号员郑起跃出战壕，吹响冲锋号，吓得敌人慌忙向山下逃窜……

这个故事在邹福元的心里深深扎根，那一刻，他感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和使命。

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邹福元先后参加了第

五次战役、金城阻击战、元山反两栖登陆作战准备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。在上甘岭战役中，他所在的志愿军第12军某团8连，于1952年11月18日投入537.7高地反击作战。

回忆那天的战斗，邹福元历历在目：“我们投入战斗后，很快从敌人手中夺回了阵地，然后就是一昼夜的坚守。上甘岭的面积不足3.7平方公里，敌人的炮火将山头削低了1到2米，随便抓起一把泥土都有十几块弹片。几天中，连队官兵抗击了十倍于我们的敌人，发起的23次猛烈进攻……”

邹福元记得，自己一次次吹响冲锋号，看着敌人一次次被打退，也看着身旁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，直到把阵地移交给接防的7连。他所在的8连只有8人走下战场。

“我们参加革命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。”邹福元说，战斗已经远去，但那些血与火的经历始终萦绕在他心头，那些牺牲战友的年轻脸庞也总在脑海中浮现。走下战场时，邹福元就想把这些战斗经历写出来、唱出来，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，始终没能创作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。



邹福元珍藏的油印歌谱。

## 歌声，有战斗的豪情，更是前行的力量

随着年龄增长，邹福元的听力大不如前，但和几个青年歌手合唱，他的声音依旧铿锵有力。

这首《练好本领保国防》，是他在连队当排长时创作的歌曲。当时连队因教育管理不到位被上级通报批评，官兵士气低落，他便产生了写首队列歌曲鼓舞大家的想法。

然而，自己写歌并不是易事，歌词还好说，曲子怎么写？当时不通音律的邹福元四处求教，终于在连队文化骨干那淘到了一本乐理书。他如获至宝，没日没夜翻看琢磨。

“我是四川人，方言很重，写歌词、写作品，常常不符合韵律。”邹福元说，写歌比他想像中还要难很多，因为当过司号员，他多少懂一些乐理。就凭着这点算不上经验的经验，他硬是把乐理书翻烂了，终于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队列歌曲。

这首歌先是在班里排里唱，而后连队组织

全连官兵学唱，再后来师里、团里还将曲谱张贴在宣传栏，供大家学习、演唱，整齐有力的节奏和雄壮激昂的旋律鼓舞了无数官兵。

之后，邹福元的歌曲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。“当我们在一起，在一起的时候，互相尊敬，互相爱护，当我们在一起，在一起的时候，互相信任，互相帮助……”

每当轻声吟唱这首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》，邹福元的思绪便会不由自主地回到曾经的抗美援朝战场。

一次，邹福元所在部队担负向敌纵深穿插任务，需要徒涉宽约80米、深约1.6米的昭阳江。春寒料峭，江水刺骨。部队急行军至江边已是满头大汗，为了抢夺战机，邹福元和战友们也顾不上脱鞋子，卷起裤脚就下了水，一边躲避敌人的炮火拦截，一边奋力游向江对岸。

夜黑如墨，邹福元并不知道江水有多深，加上本身个子不高，还没到江中间，水就漫到

了嘴边。他感到头重脚轻，身子几乎都漂浮起来，特别是在敌人炮火激起巨浪的冲击下，随时会被江水冲走。关键时刻，连长苏成魁一把拽住了邹福元，一步一步将他拉到了江对岸。

“战场虽然残酷，但和战友们在一起的日子，还是有很多趣事。”邹福元笑着说，晚年的他还会写一些抗美援朝的回忆录，记录一些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小故事。

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，敌人使用“磁性战术”边打边退，也给志愿军丢下了许多“战利品”，一次连队通讯员捡到了一罐牛油罐头，中午炒面糊时，20多天没有油水的战友们都放了一些，然后每个人都吃了一碗表面一层牛油的面糊。然而当天夜里行军时，大家不约而同开始闹肚子，边行军边拉肚子，很多人都拉到裤子里。由于没有换洗的衣服，只能第二天找条小河沟用冷水清洗，没有肥皂和洗衣粉，洗完的裤子上黄一片白一片，被战友们戏称是“画

地图”。

邹福元的歌曲中有革命情怀，也有滚烫的力量。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战争中，值得铭记的东西有太多，但逐渐在他记忆里沉淀的，是受过的苦难和流过的血汗，因为他觉得没有那时的付出，就不会有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
当时，志愿军常常是“一把炒面一把雪”，很多人患上了夜盲症，其中也包括邹福元。

治夜盲症最有效的方法是吃猪肝、鱼肝油和各种蔬菜，然而战场上压根没有这种条件，战友们便想了个替代方案，爬到山上摘些松树枝、柏树枝、蛤蟆叶来熬水喝，熬得越浓越好，每人早、中、晚喝上三大碗。

“苦是真的苦啊！有的人刚喝完就哇哇吐，但没办法啊！”邹福元回忆，他每次都是眼睛一闭，长吸一口气，捏着鼻子咕嘟咕嘟往肚里灌，说来也怪，硬是靠这个偏方，一个星期后，全连的夜盲症都好了。

“我爱祖国的蓝天，我爱祖国的海域，我爱祖国的山河，我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……”

唱着这首《我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》，邹福元的眼神中透着从未改变的坚定。或许正是这些战斗经历给了他无穷的力量，成为他之后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。

## 旋律，有历史的回音，更是时代的强音

“学雷锋，树新风，伟大的理想记心中。爱祖国，为人民，无私奉献最光荣……”

内江市阴家巷的一栋老式居民楼里，当老录音机再次播放这首歌曲时，邹福元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。

这首《学雷锋 树新风》创作于1990年。那一年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27周年庆祝活动在开展得热火朝天。这时候的邹福元已经转业到内江地区文工团工作，当时正带领一群青年演员开展文艺演出，原本计划演出一个星期，结果剧院场场爆满，一直演了一个半月。经历过战争洗礼的邹福元，看着眼前的热闹与繁华，心中感慨万千，于是趁着演出的休息时间，在重庆沙坪坝剧院旁的旅馆中写下了这首歌，后又进行了多次修改，最终词曲成型。

邹福元回忆，在部队的时候，雷锋这个名字就已经耳熟能详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战士

们个个是助人为乐的典范，他们宁可自己挨饿受冻，都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粮食、棉衣送给战友，处处上演着“一个苹果”的故事。

后来，这首歌被内江广播电台选用，并让全体职工合唱，还作为“周一歌”在电台播放。一时间，国企、学校、文艺团体等纷纷教唱，铿锵的曲调传遍街头巷尾，激发了内江学雷锋、树新风的热潮。

邹福元的磁带，是翻录自电台节目的。这么多年来，邹福元一直小心存放着，直到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易铭鑫带着几名青年歌手来找，他才从抽屉里翻出来。

“30多年过去了，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早已发生了变化，但对雷锋精神的传承却越来越重视。”易铭鑫说，他们想将歌曲重新改编，用当下的新媒体技术和平台，将其打造成当代年轻人能接受的风格，通过传唱该歌曲，让雷锋精神深入人心。

几名青年歌手都是内江歌手大赛的选手，听完邹福元对这首歌的分享，有人现场写出了和声，用吉他伴奏。大家一起大声齐唱，将这首歌演绎得更加精彩。

“老兵邹福元的歌永不过时，他唱歌和分享故事时，眼里是有光的。”易铭鑫说，“雷锋精神不仅不过时，还让一代代青年心中有信仰、肩上有力量。我们一定要将这首歌继续唱下去，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青年心中生根发芽。”

转业至退休以来，邹福元的创作从未间断，除了《学雷锋 树新风》，他还创作了《战士最爱共产党》《样样工作都光荣》《晚霞之歌》《军农之歌》《我们是光荣的军农战士》等歌曲，其中不少被作为纪录片、电影的主题曲。

“六十六年时光，重返故旧战场。完成首长重嘱，实现终生愿望。”

除写歌曲外，邹福元也会用一些诗词来表述自己的心声。重回“干洞子”时，距离那次剿

匪战斗已经过去了很多年。当年指挥这场战斗的指挥员也是邹福元的老首长。因为邹福元工作的内江距离重庆较近，老首长离世前，几次嘱咐邹福元替他到故地看看。退休后，他在儿子邹涛的陪同下来到这里，完成了对战友的承诺。

抚摸着崖壁，邹福元入伍参加第一次战斗的情景，不断在脑海中闪现。

“干洞子”，这个有600多米深的山洞，内部宽窄不一，可容纳数百人，当年是号称有一千余武装匪徒的“土匪司令部”所在地。在这场战斗中，邹福元瞅准时机，硬是凭手中的军号和一枚手榴弹，活捉了2名土匪，缴获“汉阳造”步枪2支、子弹10余发，获得了营嘉奖。

不久前，与邹福元一同在上甘岭战斗的另一名战友离世，他生前和邹福元共同创作了一首诗《我们是老兵》。“我们是老兵，头上白发生，战火炼筋骨，革命铸灵魂……”在战友离世当天，邹福元含泪朗诵这首诗。

诗里是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，也是老兵邹福元一生铁心向党、牺牲奉献的朴素写照。采访结束前，邹福元再次深情朗诵这首诗，并用洪亮的声音说：“现在虽然年老多病，只要祖国需要，我都将坚决听从党的号令，带领儿孙再上战场！”

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
版式设计：扈 硕



邹福元为小学生讲解歌词背后的故事。



邹福元（右一）和战友一起讨论歌词。



邹福元（右上）年轻时与家人合影。



邹福元创作时的情景。